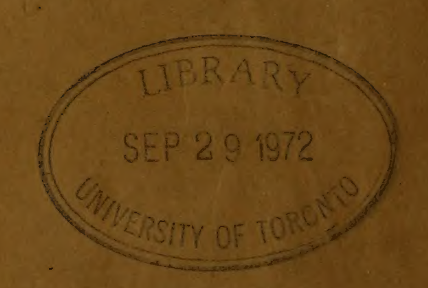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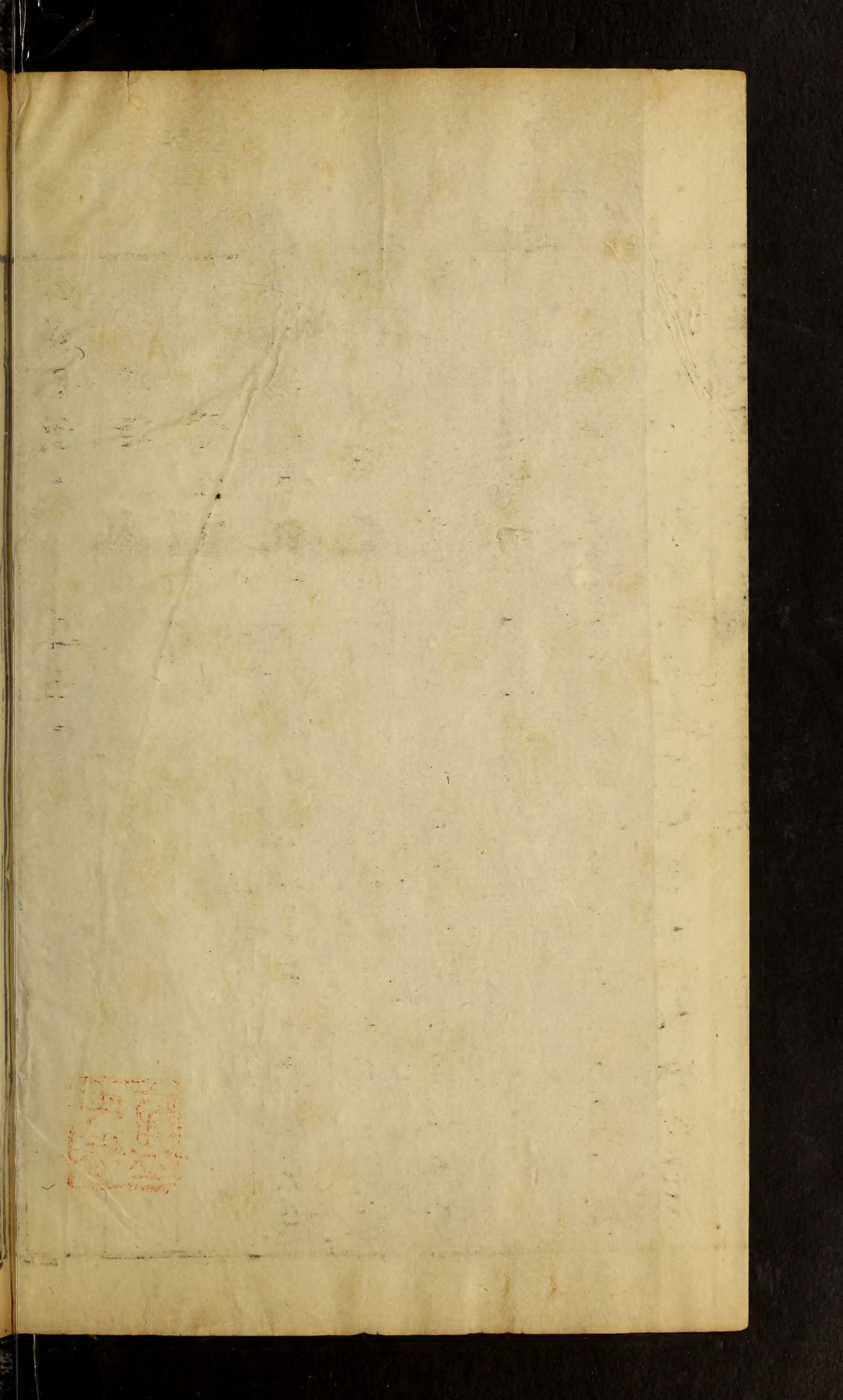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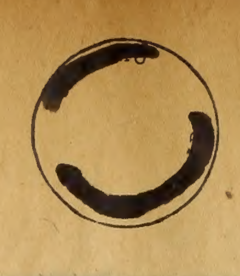






外集卷第六　集五十六

律詩二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兹樓層潢傍飛甍臨萬井伏檻出垂楊卷幕晴雲度披襟夕籟涼山河瞻帝里風月坐胡牀愛客東阿宴清歡北海觴淮南多雅詠歲晚覬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簿領夫子卧高齋五斗未能去一卯真所懷綠苔一作蘚長秋雨黃葉堆空堦縣古仍無柳池清尚

有蛙琴觴開月幌窻户對雲崖蒿少亦堪老行當與子一作子與偕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艷風日獨自占芳辰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罇俎逢佳節簪纓奉宴居林光拂衣冷雲影入池虛
酒色風前綠蓮香水上踈飛談交玉麈聽曲躍文魚
粉籜春苞解紅榴夏實初睢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辛判官

被薦方趨召還鄉仍綵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鴻飛
結綬同爲客登高獨送歸都門足行者莫訝柳條稀

叢翠亭

柳色满重城岧岧出翠甍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
走馬章街曉飜鴻洛浦晴清罇但留客桴鼓晝無驚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真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淵闇暮霰六花繁
朔吹縈歸旆賓裾載後軒雎園有客賦郢曲幾人飜
槐塵方虚位鋒車佇改轅頎移盈尺瑞爲雨徧羣元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楚色窮千里行人何苦賖芳林逢旅鴈候館噪山鵶春入河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罇酒新歲獨思家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北鴈先向洛陽家

寒食值雨

禁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悽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堤一作還西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綠蹊尋芳無厭遠自有錦障泥

寄謝晏尚書二絶

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煑酒嘗青杏猶向臨流藉落花

爛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悃悵失春遊綠陰深處聞啼鳥猶得追閑果下騮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郊徹楚垌舊相擁新旌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相公舊有方城題句問農穿稻野候節見梅英腰組人稀識徧應邱吏驚

寄聖俞

平沙漫(去聲)飛雪行旅斷浮橋坐覺山波阻空嗟音信遥窮陰變寒律急節慘驚飇野霽雲猶積河長冰未銷山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寄問陶彭澤籃輿誰見邀

柴舍人金霞閣

簷前洛陽道下聽走轅聲樹蔭春城綠山明雪野晴雲藏天外闕日落柳間營緩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慥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歲已冬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鐘山色經寒綠雲陰入暮重臘梅孤館路疲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

綠樹施芳川人行亂石間寒雲依晚日白鳥向青山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閑巖阿誰可訪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莊

謝墅多幽賞華軒曾共尋人閑聊載酒臺迴獨披襟水落陂光淡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蹊深

普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鬱林泉清可佳拂琴驚水鳥代麈折山花
就簡刻筠粉浮甌烹露芽歸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髙君先輩還家

閑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俊
譽遊梁枚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
哢輕秪待登髙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聲道故岑依依動春色藹藹望香林
山日巖邉下溪雲水上露遥知懐洛社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 時聞敗舉

黃鸝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修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遶蜂遊露滿盤芳條可惜折來殘我緣多病經春卧砌下花開不暇看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暫觧塵中綬來尋物外遊寒蘭流水曲弄桂倚山幽波影巖前綠灘聲石上流忘機下鷗鳥至樂翫游鯈

梵響雲間出殘陽樹杪收溪窮興不盡繫榜且淹留

荷葉 與梅二分題

採綴本芳陂移根向玉池晴香滋白露翠色弄清漪
雨歇涼飇起烟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釋奠

羽籥興東序春秋紀上丁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
俎豆羞三代鐏罍奠兩楹霧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
昔齒公卿冑曾聞絃誦聲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闗闗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
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蟬初嘒菱蔓初長水
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

和晏尚書自嘲

未歸歸即秉鴻鈞偷醉闗亭醉幾春與物有情寧易
得莫嗔花觧久留人

題薦嚴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
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寄題嵩巫亭

平地煙霄向此分繍桷丹楹照清芬一作汾風簾暮捲秋空碧剩見西山數嶺雲

題淨慧大師禪齋景德寺普光院

巾屨諸方遍莓苔一室前菱花吟次一作處落孤月定中圓齋鉢都人施談機海外傳時應暮鐘響來度禁城烟

琵琶亭

樂天曾謫此江邊已嘆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

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曉鼓潭潭客夢驚虎牙灘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龍門秀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兩京人少壯今年三峽歲崢嶸卧聞乳石淙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皐亭

碕岸接芳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雨積蛙鳴亂春歸鳥哢移惟慿來興客不待主人知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秖對門野一作山花巖草共嶙峋獨吟孱王峯前景閑憶紅蓮幕下人

嘉景無人把酒看一作尊縣樓終日獨凭欄山城歲暮驚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郎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蓋餞東門馮唐老有爲郎戀疏廣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平泉花木繞陰森蛙鳴鼓吹春喧
耳草暖池塘夢費吟賭墅乞甥賓對奕驚鴻送目手
揮琴嗟予遠捧從軍檄不得披裘五月尋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濱惟我曾遊洛看花若故人
芳菲不改色開落幾經春陶令來常醉山公到最頻
曲池涵草樹啼鳥悅松筠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野岸溪幾曲松一作沿蹊穿翠陰不知芳渚遠但愛綠

荷深

荷深水風濶雨過清香發暮角起城頭歸橈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一作慢水紋搖岸邊人影驚還去時向綠荷深處跳

月

天高月影浸長江江濶風微水面涼天水相連為一色更無纖靄隔清光

棖子

嘉樹團團俯可攀壓枝秋實漸斕斑朱欄碧瓦清霜
曉纍纍繁星綠葉間

初冬歸襄城弊居

日落原野晦天寒閭市閑牛羊遠陂去鳥雀空簷間
憑高植藜杖曠目瞻前山壠麥風際綠霜鵶村外還
禾黍日已熟杯酒聊開顏酣歌歲云暮寂寞向柴關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

瑶林瓊樹影交加誰伴山翁醉帽斜自把金船浮白
蟻應須紅粉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

長河終歲足悲風亭古臺荒半倚空惟有鴈歸時最早柳含微綠杏粘紅

送黃通之郎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無慚折腰吏勉食落頭鮮均人相尚食腐魚故俗傳為落頭鮮困有亨之理窮當志益堅惟宜少近禍親髮況皤然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晴原霜後若榴紅佳節登臨興未窮日泛花光搖露

際酒浮山色入樽中金壺恣灑毫端墨玉麈交揮席上風惟有淵明偏好飲籃輿酩酊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漢陰拂塵時解榻置酒屢横琴介節溫如玉嘉辭擲若金趣當鄉士薦無滞計車音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 河朔之俗不知嬉遊大名與真定以三月十八日為行樂之日其俗頗盛

喧喧誰暇聽歌謳浪遶春潭逐綵舟爭得心如汝無事明年今日更來遊

春日獨居

衆喧爭去逐春遊獨靜誰知味最優雨霽日長花爛漫春深睡美夢飄浮常憂任重才難了偶得身閑樂暫偷因此益知爲郡趣乞州仍擬乞山州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懷疑物甚野其意有戀著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爲寄且警激之

峭巘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萬艘迷島嶼百仞起樓臺太守凭軒處羣賓奉笏陪清霜薦丹橘積雨過黃梅

逸思歌湘曲遺文繼楚材魚貪河岫樂雲忘帝鄉回遥信雙鴻下新緘尺素裁因聞誇野景一作境自笑擁邉埃龍漠方多孽旄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鼙鼓或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儒生半投筆牧豎亦輸財湼澤辭猶慢蒲萄館未開支離莫攘臂天子正求才

幽谷種花洗山

洗出峯巒看臘雪栽成花木趂新年史君功行今將滿誰肯同來作地仙

鷺鷥

激石灘聲如戰鼓飜天浪色似銀山灘驚浪打風兼
雨獨立亭亭意愈閑

贈歌者

病客多年掩綠罇今宵爲爾一顏醺可憐玉樹庭花
後又向江都月下聞

初春

新年變物華春意日堪嘉霽色初含柳餘寒尚勒花
風絲飛蕩漾林鳥哢交加獨有無悰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秦士多豪俠夫君久遁名青山對高卧白首喜論兵氣古時難合詩精清一作格入評公車不久召歸袖夕風生

行次壽州寄内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夢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傅賞雙蓮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悰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

愧君須屢醉及芳時漢宮娣妹爭新寵湘浦皇英望所思天下從來無定色況將鉛黛比天姿

酬孫延仲龍圖

洛社當年盛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梅聖俞張堯夫張子野延仲與予皆在洛中死生零落餘無幾齒髮衰殘各可嗟北庫酒醪君舊物延仲前守汝陰西湖烟水我如家已將二美交相勝仍枉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養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幾人今復振家聲朝廷獨立清冰

節閭里歸來白首鄉志在言談猶慷慨身閑耳目益聰明長松野水誰為伴顧我堪羞戀寵榮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掞

波光柳色碧溟濛曲渚斜橋畫舸通更遠更佳唯恐盡漸深漸密似無窮綺羅香裏留佳客絃管聲來颺晚風半醉迴一作還舟迷向背樓臺高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甲午四月潁州張唐公座上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慚白髮隨年少猶把金鍾勸主人黃鳥亂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艷

清晨佳時易失閑難得有酒重來莫厭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賢詔

書俞允發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不揆輙亦

課成拙惡詩一首

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咨自非峻節終無

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盍將求讜議在庭非爲乏

陪祠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運待制

廣陵花月嘗同醉雎苑風霜暫破顏但喜交情久彌

重休嗟人事老多艱壯心未忍悲華髮強飲猶能倒玉山留滯江五一作湖應不久多爲春酒待君還

答許發運見寄許詩云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曾向無雙亭下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贈廬山僧居訥

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爲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塞二首一首已見居士集

身驅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秪自傷氣候愈寒人愈北不如征雁解隨陽

晏元獻公挽辭三首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謀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帝念宮臣舊恩隆袞服榮春風綠野逈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白首兩朝臣上心方喜親耆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開罇談笑列嘉賓昔人風采今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

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閑水石悲笳風日慘
山川解官制服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畫舫齋前舊菊叢十年開落任秋風知君爲我留紅
旆猶記栽花白髮翁

外集卷第六終

[illegible]酒言放花白髮翁

書[illegible]齋[illegible]舊[illegible]菊十年開落任秋風[illegible]

謝晉州公儀龍圖見寄

山川[illegible]節古制服門生禮憑負吾思隔九泉

重叙[illegible]文章[illegible]傳[illegible]臺閣來[illegible]風日[illegible]

外集卷第七　　集五十七

律詩三

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絃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蘇才翁挽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可惜英魂掩帷餘醉墨傳秋風裴柳岸撫柩送歸船

雄心壯志兩崢嶸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篇世寶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月下泉臺路白草原頭薤露聲自古英豪皆若此哭君徒有淚沾纓

送石揚休還蜀

長愛謫仙誇蜀道送君西望重吟哦路高黃鶴飛不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禁寒生鳳池水繡衣榮照錦江波昔年同舍青衿子夾道歡迎鬢已皤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庠序制猶闕鄉閭教不行古於經學政今也藝虛名

來者益可鄙待之因愈輕無徒誚其陋講勸在公卿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意在取遺才樂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勵賢敦古學可嗟趨利競朋來昔人自重身難進薄俗多端路久開何異鱣魴爭尺水巨魚先已化風雷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移病久端居玉署新秋獨直廬夜靜樓臺落銀漢人閑鈴索少文書江湖未去年華晚燈火微涼暑雨初敢向聖朝辭寵祿多慙禁籞一作闕養慵疎

清晨下直大明宮馳馬悠然宿露中金闕雲開滄海日天街雨後綠槐風歲華忽忽雙流矢鬢髮蕭蕭一病翁名在玉堂歸未得西山畫閣與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開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況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闊驚濤漲木落霜清畫角哀善政已成多雅思寄詩宜逐驛筒來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

督府繁華久已闌至今形勝可躋攀山橫天地蒼茫

外花簇池臺草莽閒萬井笙歌遺俗在一罇風月屬君閑遥知爲我留真賞恨不相隨暫解顔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吴越東南富百城路人應羡繡（一作錦）衣榮昔時結客曾遊處今見焚香夾道迎治世用刑期止殺仁心聽獄務求生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

春日詞五首

宫壇青陌賽牛回玉琯（一作管）東風逗曉來不待嶺梅傳遠信剪刀先放綵花開

試粉東䆫待曉迴共爭春柳傍香臺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鷰已來

紅霧初開上曉霞共驚風色變年華香車遙認春雷響庭雪先開玉樹花

玉琯吹灰夜色殘雞鳴紅日上仙盤初驚百舌綿蠻語已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剪蠟煤繡簾春色犯寒來畫眉不待張京兆自有新粧試落梅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 慶曆五年 詳見卷末

歲暮山城喜少留西亭尚欲挽行輈一罇莫惜臨岐別十載相逢各白頭

酬淨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意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廛間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禁籞皇居接香畦檻鏤邉分渠自靈沼種稻滿淲田六穀名居首三農政所先擢莖蒙德茂養實以時堅曉謁龍墀罷行瞻鳳蓋翩粹容知一作和喜色嘉瑞奏

豐年衰病懸經學陪遊與俊賢安知帝力及但樂歲功全拜賜秋風裏分行黼座前自憐臺笠叟來綴侍臣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胸懷磊落逢知己氣畧縱横負壯心玉麈生風賓滿坐金鱗照甲士如林牛羊日暖山田美雨雪春寒土屋深自古幽并重豪俠秖應行樂費黄金

鶴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

意日斜閑啄岸邉沓

鴈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黃水濶天低雲暗澹朔風吹起自成行

鶻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原甫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

簡聖俞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宫樓臺碧瓦輝雲日蓮芰清香帶水風每接少年嗟老病尚能聯句惱詩翁凌一作臨晨已事追佳賞緑李甘瓜興未窮

同年祕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一作猶不死況君門户有清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爲白髪翁

富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牓白首餘年哭故人盛德不忘存誌刻話言能記有

朋親吳江草木春風動瀝酒誰贍壠樹新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填空曉更飄龍墀風冷珮聲高瓊花落處縈仙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罇酒屬吾曹羨君年少才無敵顧我雖衰飲尚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樹陰初合晳生暈花蘂新成蜜滿脾鷺燕各歸巢哺子蛙魚共樂雨添池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不知飽食杜門何所事日長偏與睡相宜

荷葉

池面風來波瀲瀲波間露下葉田田誰於水上張青蓋罩却紅粧唱採蓮

小池

深院無人鏁曲池莓苔繞岸雨生衣緑萍合處蜻蜓立紅蓼開時蛺蝶飛

釣者

風牽釣線裊長竿短笠輕蓑細草間春雨濛濛看不見一作足水烟埋却面前山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奈寒惟有東籬菊金蘂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黃雀驚雪銷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瀾橫載童兒帶犢行

送劉虛白二首

秘訣誰傳妙若神能將題品徧朝紳因言禍福彝忠孝吾愛君平善誨人

我嗟韁鎖若牽拘久羨南山去結廬自顧豈勞君借譽偶然章服裹猿狙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邑東都並儒遊賜袍聯唱第命相見封侯念昔趨黃閣相看笑白頭盛衰同俯仰旌旐送山丘

連章相府辭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能宰社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喬木生烟蔽日深平昔家庭敦友愛可憐松檟亦連陰

寄大名程資政琳

龍門長恨晚方登便以忘年接後生談劇每容陪玉麈飲豪常憶困金觥冰開御水春應綠雲破淮天月自明醉倒離筵聽別曲醒來猶尚記餘聲

東齋對雪有懷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貪聽罇前歌裊裊不聞牕外響蕭蕭已憐殘臘催梅蘂更約新春探柳條共憶瀛洲人獨直神仙清景正寥寥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宮墻鎖禁城沉沉樓殿景尤清玉堂影亂燈交

晃銀闕光寒夜自明塵暗圖書愁獨直人閑鈴索久無聲鑾坡地峻誰能到莫惜宮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内翰長文原甫景仁舍人聖俞博士

鎖印春風雪入簾天寒鳥雀聚空簷青幡受歲兒童喜白髪催人老病添艷舞回腰飛玉盞清吟擁鼻對冰蟾相從一笑兩莫得簿領區區嘆米鹽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値雨

池上雖然無皓魄罇前殊未減清歡緑醅自有寒中

力紅粉尤宜燭下看羅綺塵隨歌扇動管絃聲雜雨荷乾客舟閑卧王夫子詩陣教誰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蟾寒皎皎何如銀燭亂熒熒不知桂魄今何在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仲通示墨竹嗣以嘉一作佳篇豈勝欽玩聊以四韻仰酬厚貺

數竿蒼翠冩生綃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一作長凜凜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羨子文

章騁(一作足)富饒嗣以嘉(一作佳)篇誠厚旣遠慚爲報之瓊瑶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津淥水南山色夢寐襄陽二十年(予昔遊漢上嘗愛其山川迨今十六七年矣)顧我百憂今白首羨君千騎若登仙花開漢女游堤上人看仙翁擁道邊況有玉鍾應不負夜槽春酒響如泉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嚴城隔幾層子慚批鳳詔(一作諾)君歎守

螢燈病骨羸漳浦官書蠹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清冰

和原甫舍人閤下午寢歸有作

遥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薰綠蕙芳五色詔成人不到萬年風動閣生凉平時下直歸宜早隘巷相過意未忘楊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一作其黄粱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虵意盡祛諸老何爲譏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沉俗喜隨時態磊落材多與

世踈誰顧文章金馬客飄同憔悴楚三閭

試筆

試筆消長日耽書遣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
黃犬可爲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坏土欲塞九河流

齋宮感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齋宮詠麥秋綠陰佳樹覆墻頭重來滿地新霜
葉却憶初聞黃栗留

戲答仲儀口號

弊居回看如蛙穴華宇來棲若鷰身寄宿人家敢望笙歌

行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連遭大水稼穡何望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層構嚴清禁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
妙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孝思遵寶訓聖業廣惟勤

題東閣後集一作題營邱集後

東閣三朝多大事營邱二載足三字一作兩郡半閒辭近詩
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逍遙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遂爲無事

者人間萬慮不關身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一作是心無媿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在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報國勤勞已蔑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為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笑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新制推恩致仕許依

眷兼賜白玉何儀

始令其仍出特恩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已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得遂退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輙爲短句寘公祠堂

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烟

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

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投詩社行處人爭看地仙酒面撥醅浮大白舞腰催拍趁繁絃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犁學事田

多病新還太守章歸來白首與何長琴書自是千金産日月閑銷百刻香尚有俸錢酤美酒自裁花圃趁新陽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寄題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邱林遂解纓欲借青春藏向此須知白首尚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席上生漫一作謾說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

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釂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爲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綠苔西堂瀟灑爲誰開愛酒少師花落

去彈琴道士月明來鷄啼日午衙門靜鶴唳風清晝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一作峯高名籍在蓬萊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潁水濆曾看元臣調鼎鼐却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親友念離羣

青簔宮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閑中得強半光陰醉裏銷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顏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雞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士雨中尋得越江吟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老得閑來興味長問将何事送餘光春寒擁被三竿日宴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歳豐穰樞庭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寄草堂

答判班孫待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恩深許乞身無用物中仍老

病來無[illegible]閑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一春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黃鳥春歸後紅蘤青苔人跡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欄檻燕交飛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

寄河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潁水邊能令嘉客少留連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況值湖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

三川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強猶須詫短篇

寄韓子華 并序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荐蒙恩寵世故多艱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

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如潁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 見蔡儋西清詩話 已下續添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昨日都城應紙貴開簾却扇見新篇

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子履姓陳

長橋南走羣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淨暖日撲地花氣繁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珍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清絕如哀彈我來據石弄琴瑟惟恐日暮登歸軒塵紛解剝耳目異秪疑夢

入神仙村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閬放莫可攀高篇絶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寘煩

右雍家園詩吉綿閣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荆公四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後人安得不疑或謂公親作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已詩可以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荆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五首內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一篇即此詩其它或全改一聯或增减一聯甚者至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注一作於逐篇豈當

時傳本不同抑荊公自家潤色也

不疑改謂公觀作筠溪集序不應哉已言可以

求詩疑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筠溪集後又安得

余讀家園詩吉翁圖本昔入公外集而王洲公四

絕景兩不及入夕想像空寘瀆

入神仙林和靖樂府最同於作者詩國[illegible]

古賦 雜文五首附

紅鸚鵡賦 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闈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爲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作賢才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

公之說勝其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玆禽之腹一作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咸遂鎔埏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託産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禀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盖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為我形特殊其質不緑以文而

冉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甲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天一作初造我甚難而啇千毛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爭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鍾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稟何槩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夭豢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

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尾旣殘
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爲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爲
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爲巧智鑿竅
泄和瀉淳雜僞衣蒸染夏强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
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
與明反爲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盬性豈毛
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
則網高兮則弋爲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乎其他憤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絕泱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疑是遇字）坐思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踈杳兮倏兮猶勝於不見兮頤此夢之須臾尺蘡憐予兮爲之不動飛蠅閔予兮爲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

怳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世之言曰死者澌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爲實夢之所得者爲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可一作較乎真妄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顧日之疾兮顧月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

羣芙蓉於水濵嘉丹葩之耀質出淥水而含新蕟曲池之清泚漾波紋之瀹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一作而託根挺無華之淺艷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下晼蘭衰蔓池草容慘羣芳之已銷獨斯蓮之一作而迥出可以嗅清香以析酲可以玩芳華而自逸况其晚浦煙霞水亭風日接文竿而餌舂泳萍莖而波溢蘇縈藕以全折杯卷荷而半側墜紫葩以歆煙歛紅芳而向夕可憐影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過以似起碧露合而乍

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土生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即廣陵之清一作青骨爾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然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湛月白而風清杳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桃根而待檝逢宓妃而未渡迥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脉脉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妖麗也其閑麗也香荃橈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

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
鴛鴦會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
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蛉賦 并序

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楊子法言
又稱焉嗟夫螟蛉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
類繼之爲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爲人父母生
之養育劬勞非爲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
儒家之子卒爲商世家之子卒爲皁隷嗚呼所謂螟

蠕之不若也作螟蠕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蠕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爲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熈以春芽者斯句兮甲者斯萌物賴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羣以聚穴

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竅將深皇心惻兮傷爾蝎
彼鸜鳥兮善啄吾利汝喙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
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瘦兮
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蠹日
滋兮鸜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記
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
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
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
裳金不鞴治兮器不兵錯木至老朽兮不見菑殃聖

萌機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匱薮風避濕兮修容感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爲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般而與倕丹髹之不已兮又以彫鏤斜鉤曲闘兮華照欄梯高構嶮兮目精眩地禿而赭兮山襟而寒材者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兮重闇陰屋皇民暴露兮驅之以朴噫智巧兮誰爲是既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小縱大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豖徒勤蠹未入口兮亦至其根與其豖蠹能盡死不如得豖匠手

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馳旦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慌疑在兮杳難追髣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

會聖宮頌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臣歐陽修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修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

皇帝陛下以神聖至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
明即位以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
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
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
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
牙文馬瑴玉旅于闕庭納于廐府如司馬令無一後
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於人而外冒
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
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

服綏來遂一海內膺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一作歌詩之詠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

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請豈難於動民而遲其答疑耶特疑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功恐愚

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闕下詞曰

巍哉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濬淪道源滙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寧晏受命我宋造祐于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子曰祖曰宗有德有功子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驩廼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卯廼以荊灼廼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甿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

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
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
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
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巋巋有以正位
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儷儷聖會于此
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祇而來胡遲
其下臣修作頌風之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于中必見于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爲公子丞相衛公

章

州名急就章 幷序

叙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

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爲
史游序之詳矣余爲學士兼職史官不坐曹居多
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閒因戲集州名作急就
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愽塞爾章曰
别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
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
覊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愼訛疑文差字析
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陜涪
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

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龐雍
宋歙峽合疊淄資思師化雅華夏蜜吉蔚悉永郢邑
類不宜吃訥又如保郃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
而一韻柳壽茂實宥湊憲兗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
愛欽溽金深郴黔蜀濮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
言惟一白澤虢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閬句絳
奬黨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 冀利句濟
蘄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潭儋南句嵐
鹽甘嵓句至於許汝蔡處句楚晉潞叙古句魏惠桂

貢句　遂具端嶲會句　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

鄂亳薄洛句　莫涿朔鄜拓句　眉黎齊池蘄句　施伊西

夷溪句　濠曹饒聆韶句　潮遼交洮牢句右皆十　邛通龍洪

蓬蒙句　邕同戎忠松籠句右上二　連綿澶安延丹端句　宣

檀驩蘭潘田巒句　湖蘇舒滁廬渝瀘句　梧蒲徐鄜扶

儒禹句右皆十四　秦邠麟汾句　均陳溫春句　筠辰文循句

銀雲勤岷句　杭揚江黃句　常漳康襄句　房坊商滄句

詳昌瀼長句右皆十六　并青瀛澄成明句　衢彭英瓊邪洺

句　涇寧昇榮橫滕句　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十四　聯韋斷

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表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渭衛全泉繡秀易翼冀渠衢歸嬀龔恭汴辨涼梁祁岐鄯單宿肅滋慈濰維峯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者亦借以足之劒環恩順鎮覇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藍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檢九域圖有高冨瀧當四州偶遺不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外集卷第九　集五十九

論　時論三首　附

本論　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删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

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敎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爲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輙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

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爲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

所忽也今四海之内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彊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産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榷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

間則天下公私乏絶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illegible]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

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爲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爲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

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爲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爲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爲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强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爲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爲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

征賦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奥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圜矩方而爲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爲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内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爲一海内晏然爲國不爲不久天下不爲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爲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据萬衆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内輸惟

上之所取不可謂之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之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之賢民不見兵革於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爲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

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刪爲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

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僞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

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三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僞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

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僞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

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剌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

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爲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虵龍之妖以爲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

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爲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爲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

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絶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大和元年是絶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絶至其斷而不接

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一作盛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

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絶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絶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絶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絶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天下

無統則爲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絶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邵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簒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絶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絶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

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
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
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絶而得
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絶
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
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
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畧可紀次者
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稍并合
天下猶分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

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爲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爲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

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爲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

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

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一作有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

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

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爲心然成湯尚有慚德伯夷叔齊至耻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

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成分（一作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

公之作直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攺況一有乎字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稔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雖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夫一作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

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瑯琊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

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甞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于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國改元畧具君臣之法章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

幷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强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爲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

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説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成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一作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循格之夷狄則不過爲東晉比

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爲僞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爲唐猶後漢之爲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爲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

夷而縻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臣敵（一作服）之憤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爲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爲唐與昇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

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況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爲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刧而東改天復四年爲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爲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爲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

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爲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而得其正者難乎其人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猶

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為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是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太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貴而姦雄簒弑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裔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伏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德不及湯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驅其人民以爭敵其任賢得人孰若漢唐之始也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爲正統茲非誤歟魏以吳存至于晉而吳始滅或者又以魏爲正統愈誤矣自後魏東晉至于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能并天下聖人不生而暴僞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歛移一作財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

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蓄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

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一作已）又直不量夫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

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
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
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
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
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
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
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
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
肯冒辛苦以戰鬬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

舉兩用兵而（兩一有字）輙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鬬戰惟耗農民爲之可也奈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一作軍）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

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旣壞而兼并乃與今大率一戸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戸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

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之時嘗舉責（一作債）於主人而後償（一作責）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一無四字）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

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一作乏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爲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

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事)富且(一作與)貴者化麤糲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爲)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

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疢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疢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

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歲）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疑

帷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爾而漢末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闕國家弭獯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偫罔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餫）此外固無築室反耕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

實効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時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處廣植秔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鄭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耶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瀕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

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鄭中溉田之法若行關[疑]畎水衝民田秪百戶妨閡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利七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玆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傚傚矣又豈成功之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邉不問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鍾致石坐困

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内諸侯而外夷狄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鴈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

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臣防秋之士據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爲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郡爲耶律之壽故令劃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兹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今二有幽陵遂絕古一作虎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經度常山陵獵全魏遭淵之後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聊生矣非壯一作索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復水

為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瀰漫横絶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冦于茲城駐牙帳數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出即戍人為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冦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柵

刁斗相聞鮀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捍足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鋭兵伺吾人之顛頽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埸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

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纘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纘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

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歳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歛而夫子歛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柰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

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歛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慙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

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
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
席竊師之位不亦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
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
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
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
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
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
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

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

設而爲之子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華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

參白

江鈿文海多以它人文爲公所作其章章者務州學記曾鞏文也綿本亦誤收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豐以後暨徽宗朝所下制誥亦有託公名者自當删去惟京本英辭類稾似少僞妄而代曾參答弟子書不知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備塞垣兩論皆可

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說

外集卷第十　集六十

經旨

石鷁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爲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闡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

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

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鸜鵒來巢不書幾鸜鵒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鸜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内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

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邱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也及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邱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爲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邱明從後書

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必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爲制度皆因民以爲節而爲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爲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爲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爲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爲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畢子則不然乃以絶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

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

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爲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爲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

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爲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太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言乎哉

易或問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彖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彖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爲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彖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嘗怪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爲凡卦及彖象統言一卦之義爲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爲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

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以疑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爲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于臂腓鼠豕皆不遺其及于恠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

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爲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爲說一本於天乎其專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

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彖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彖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

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之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據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

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彖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彖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

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于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

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雅今人易而不習之考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爲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

者溺於私見而謂之雞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䟽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一作上俗善惡之事濶廣遼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䟽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爾

二南爲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

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一有而字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

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一作雜）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

聖人所以處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盖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

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

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一作在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著

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鄶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

於秦子孫之功隳不如矣一有壁字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爲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況

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爲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爲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

閒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强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

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强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録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惘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或曰商頌

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一作知之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爲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爲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爲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

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爲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爲鄭氏者獨（一作又）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

說何從而爲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